



北京服装学院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民族服饰博物馆
ETHNIC COSTUME MUSEUM

服饰礼制——回到原始部落村

翟文峰 2017.11.29

彝族白倮人位于麻栗坡、富宁、广南三县交界处的麻栗坡董干镇城寨原始部落村，该村方圆百里皆为原始森林，过去长期没有任何道路与外界相通，一直保留着相对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所以，白倮人较少享受到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物质上的方便、快捷，但其服饰也基本保留了其最本源的特征，是中华传统服饰的礼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白倮人服饰男女有别，长幼有序，图为陆孝宗一家

白倮人日常服饰分为贯头衣和对襟开衫衣两种形制，未成年人上身皆着贯头衣，此衣用多幅土布缝制连成一副，继而对折，在折处剃下半圆形洞，以套头着衣。虽然对襟开衫衣是白倮人成年的标志，但从服装制作来看，所有的开衫衣均由贯头衣发展而来。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白倮人服饰界定范围之精密，未成年人甚至每相差 2-3 岁，在纹饰上就有细微的差别，尽管这种差别外来人很难看出，但寨

中人却一眼就能分辨着装者大概的年龄。上图为陆孝宗一家，从服饰可以看出前排右侧男童女童为 4-6 岁，前排左侧男童女童为 7-12 岁，以及陆家夫妇从所穿服饰来看不到 70 岁。

一、形制长幼有序，角色有别

白倮成年男上衣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套装形式，简洁大方，朴素典雅，有令人惊艳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震撼力，让人怀疑倮人先民曾经拥有过辉煌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白倮成年男套装不总是套穿，需随着年龄的增长逐层剔除，风格统一但各具特色，蕴含着先人们在服饰层面的礼制探讨，至今颇有深意。

男子大概十六岁以后便形成相对统一的风格，城寨白倮人男上衣呈燕尾型，三件套一次性做完，衣服黑色衬底，蓝、白细花和图案装饰，由上至下，第一道袖口在腋窝处，第二道袖口手肘下一点，第三道袖口在手腕部；胸襟以八粒银质细纽扣点缀。



白倮成年男装

成年男装的穿着严格按照礼制，不仅能很快区分村民的年龄、角色，尤其在民族盛大节日，如莽菜节，村民长幼有序，承担不同的角色，共同完成祖制传承的重大活动，俨然一派和谐景象。按照侬人传统礼制，十六到二十几岁三件套装一起穿着，现在来看算是青年装；



套装最外层（青年装）

二十几岁到六十几岁的时候剔除最外层坎肩，穿里面的两件，现在来看算是中年装；



套装中间层（中年装）

七十岁八十岁再剔除中层衣服，只剩最里面的一件，现在来看算是老年装。看来，傩人服装的年龄划分和联合国最新的划分比较接近，颇具先见之明。



套装最里层衣服（老年装）

白傩成年男上衣不同年龄段一脉相承，互相呼应。男对襟衣穿着不扣，青年以坎肩外套为代表纹饰丰富而华美，豪放粗犷；中年穿有袖子和边饰的长袖衫，主体部分为纯色蓝染土布，沉稳大气；老年装则用相对复杂的条纹织锦长袖衫，不再有纹饰，朴素而更显老者风范。我馆藏品总账号 MFB005676 的彝族白傩男衣套装不全，最里层的老年装缺失，可能是当时收购的是一位老者的衣服，外面两件不能再穿所以出售，也间接证明了套装的穿着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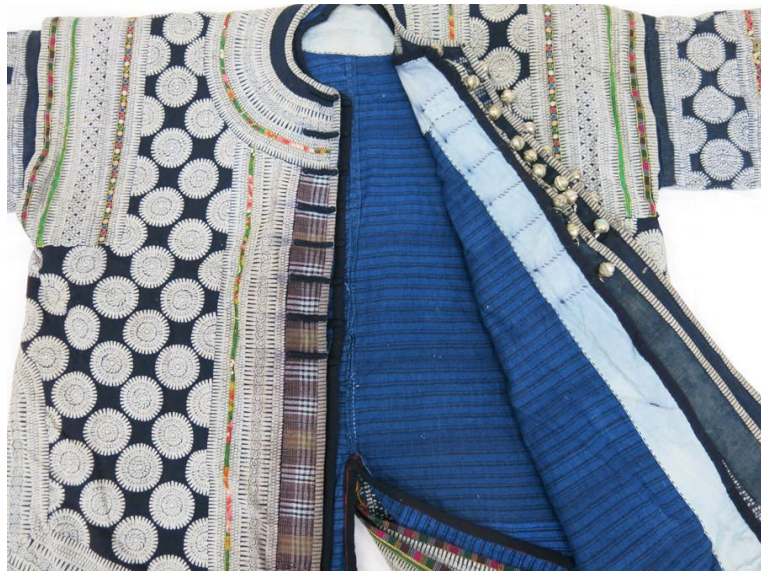
馆藏白傣男上衣套装 MFB005676

二、纹饰遵从祖先，敬畏自然

白傣人敬畏自然，从他们的服饰上已见一斑，他们的生活与自然息息相关。他们不识多少字，但懂得天人合一、阴阳协调的古朴原理。白傣人的服饰上有各种各样的图案符号，绝大多数来自自然界。白傣女性服饰的图案，是一个个具有代表性的符号。祖母辈的镶龙纹，父母辈的绣 X、S 形，已婚未育的，在花裙上绣上睡着的 S 形红线纹；少女的裙子，则以圆点为主，还有圆形、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的图案。而我们看到的这些图案，在白傣人看来还有着不违背祖先的意义，有其本来的名字。以男上衣为例，如下图，在白傣人眼里这些纹样是曾经救过祖先生命的一些粮食的象征，他们叫南瓜米花、红米花，荞菜花，荞菜籽，牛奶花；也有传说中祖先从昆仑山下来照亮路途的星宿、星宿银泡、太阳光芒银泡、梯子花，以及别具神灵意味的银泡燕尾、铃铛、龙纹龙牙等。



袖口纹样



男衣正面纹样

从袖口到正面纹样保持一致，以蜡染为主，点缀以织锦的梯子花纹、和贴布绣的荠菜花，荠菜籽等。按照祖制，男衣有八个用银泡做的扣子，但穿着时不扣。白傩人的服装记满了自己的历史，但所有的记录交错又非常和谐，极具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

三、观念上尊老爱幼，尊重女性

细腻、大方的白傩服饰，展现着白傩女人的柔和与精巧。白傩人制作一套衣服要经过十几道工序，种棉、采棉、纺纱、水煮、洗晒、上色、再煮、再洗晒、拉线、成锭、上机织布、蜡点图案、缝制成衣，每一道工序全部手工完成，如此做好一套成衣，一般要花费白傩妇女一年的时间。作为一个爱美丽的部落，白傩人一家穿得漂不漂亮，光不光彩，是衡量这家妇女聪不聪明，能不能干的尺度，也体现到一家人的面子问题，所以白傩女性会受到格外重视和尊重。除了掌握必要的生产知识，一个白傩女童一般从 5、6 岁起便开始学习刺绣，一直到 10 岁左右学习点蜡技巧，12、13 岁逐步掌握纺纱织布技术，直到 15 岁的婚嫁年龄学习最终成衣的裁剪与缝制。而且，白傩妇女们点蜡的工具极其简单，只有竹签、炭火盆和蜡盒；材料为自织的土布和蜡块；极简的工具，多样的纹样更显白傩女性的智慧。

笔者一行在白傩村寨考察时，偶遇一位孤独的、衣衫破旧的 90 岁的老妇坐在门口点蜡，她不太会讲普通话，只是安静地点蜡，偶尔远处牛走过飘来一阵铃声形成一种有点寒酸亦有点奇妙的艺术感，让人内心不能宁静。后来走村串巷的过程中方知老人子女都在附近，在与其女儿、外孙女的交流中方知老妇在家中的地位；在家中女儿、外孙女的工作内容都由老人安排，所有的手工成品也都会交给老人家，放在她住的地方（一座老旧干栏式房屋）；还有一点技艺最后时刻才由老妇传于女儿，老妇现在 90 岁还能做，于是不能传。族内对白傩女性的受尊重不是外在，而是骨子里，可见，尊重女性传统的美德在白傩彝族村落得到很好的传承。



在门口点蜡的 90 岁老妇

结语

白傈人服饰的礼制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有序的礼制，是中华传统服饰礼制非常重要的部分。它的存在再次提醒我们中华民族的服饰自古以来就不仅是服饰，更是一种极其古老、极其有生命力的文化载体；服饰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在封建社会服饰甚至是诸多统治者巩固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中华服饰，从来就不止美一个层面，我们的服饰如果不携带传统的文化和礼制，那么我们的服饰必将在经历短暂的繁荣后最终进入长久的落寞。正如柳宗悦曾经说过的：“固有产品的消失，就会导致到处滋生没有特色的劣质产品。”汉族服饰的今天，文山苗族服饰的明天，文山苗族服饰的今天即将成为白傈服饰的明天。传统服饰消逝的绝不仅仅是形制、纹样和工艺，更是对人类来讲既亲切又易于承载的中华传统礼制的载体，传统服饰的消逝必将带来传统礼制的消逝。

参考文献

[1]余鸣. 云南彝族“白傈”支系服饰文化探源[J]. 文艺研究,2003,(01):104-110.

[2]李田甜. 解读彝族白傈服饰及其蜡染工艺[D].云南艺术学院,2010.

[3]探秘彝族白傈人

<http://www.ynws.gov.cn/info/1395/169043.htm>

[4]白傈人的荞菜节

http://www.sohu.com/a/138767355_600466